



# 星流

著 麟 有 荆

文獻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流星有荆

著麟

每册定价六元  
埠外酌加郵費

發行人 夏雪清

發行者 文獻出版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印刷者 國光印刷廠

桂林穿山村寶塔山

中華民國卅一年初月版

第一種  
司馬文森主編

# 「流星」題記

一九四二年五月之金剛社下

一裡——不，是對二萬八千萬人，這世界會被推進到最深的黑暗。

一九三七年冬，爲了軍事的撤退，我隨人羣由南京奔到重慶，我決計不再講空話。因爲在途中，我親眼看見那血肉橫飛的場面。也親眼看見了，年青的母親，將自己還在懷抱中喫奶的嬰兒，放到路旁嚎啕着走去了。我不敢想那些事。我決意：用沉默來代替懺悔。於是整整兩年；我沒有參加過集會，也沒有講過半句空話？文章當然更不會動過筆。

俟後，那印象，雖沒有完全淡下去，但現實的魔爪，老在我週圍環繞，有時看不過，也偶而拿起筆，發發牢騷，於是我又在報章雜誌上講空話了。

就是空話罷，也不能任意說下去。先是要說的意思被不存在了。接着根本不許說。但我已經開始說了，要停止就和兩年前不想說時，感到一樣的苦惱。我於是換一個方式說——即既不激昂，也不慷慨，只將所見到的事實，同所想得的結果，濶濶曲曲地放進文字裏。這結果：就是現

在所收集的二十篇短雜感。

開始時，是一九四〇年三月。那時節，重慶忽然出現一種歌締綿空氣，薰得人頭昏眼花，但據說，也是爲了堅持抗戰，於是，我就不免寫了：「人事圈內」，「北極吹來的微風」，「火山上的喇叭」，「沒有粘性的漿糊」，「風月之外」，等等。終結時，已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了。

離太平洋戰事爆發，只差一星期，細算起來：不到兩年的短短過程中，抗戰陣營裏，也發生過那麼多所謂「事件」。那麼，我所寫的，也不能不多了。而且都是有關時弊，這時弊，又是文藝多於政治，政治多於習俗。中國到今天，還不能把敵人完全打出去，是意想中的事了。

這樣，我的雜感，還有在印刷上再停留一下的必要。但，果真如此，那前途可更加渺茫了。所以，我並不以這些指責時弊的東西，再放在讀者面前爲滿足，故便名之爲：「流星」。讓她早一點——不，是快一點奔寢過去。我們好看那正在閃爍的明朗的繁星。

然而，仍是夜。

一九四二年元月，金剛坡下

廿二、鄉音記

四十一

廿二、關集中

四十二

廿一、日次

四十三

二十、春雨

四十四

十九、張大千畫

四十五

十八、文藝圈內

四十六

十七、亂爆的火花

四十七

三、人事圈內

四十八

四、在針氈上默記

四十九

五、奔竄的流星

五十

六、電子的飄蕩

五十一

七、螢火亂飛

五十二

八、北極吹來的微風

五十三

九、無花的蕃薇

五十四

十八、火山上的嘲鳳

一九

廿一、三月的微紅

二一

廿二、旋轉的車輪

二二

廿三、江河上的波濤

二六

十四、無花的果實

二八

十五、雲背上的陽光

三三

十六、沒有粘性的漿糊

三四

十七、幾句話

三六

十八、柵欄外的觀望

三七

十九、還未乾涸的瀑布

四〇

二十、靜夜的松濤

四一

廿一、刺激

四四

廿二、閨空中的風輪

四五

廿三、磁性的炮彈

四七

廿四、沒有蜘蛛的網羅……………四九

廿五、荆棘叢中獨步……………五一

廿六、遼遠的天空……………五五

廿七、還未洗脫的血痕……………五七

廿八、完全女人們事情……………五九

廿九、風月之外……………六二

三十、八月的太陽……………六四

卅一、守夜的木梆……………六七

卅二、漫談創作……………六九

卅三、浪橋上留步……………七一

卅四、火熱的鐵刺……………七四

卅五、白露爲霜……………七八

卅六、黃昏時的星空……………七八

## 一 文藝園內

有關抗戰的文藝，不必全是描寫前線上的血肉鬥爭。就是後方老百姓，將買油鹽醬醋節省下來的錢，捐出，為抗戰將士購買鞋襪或供給軍需品。到作家筆下，也一樣能成為很好的抗戰文章。  
又，紙價文費而無印文過，當然就是不該出的神話了。又，書稿、答白、傳單、演說稿，印刷條件的困難，不一定就是文藝遭殃。相反地，蘇聯的版畫，不就是因為印刷困難，才成長起來麼？柯仲平在延安，將手抄的詩歌，貼遍街衢，唱遍巷道。正是詩歌的新生。

文藝園內目錄。×  
創作家的作品，離開事實，就成了空虛無用的東西。同樣地，批評家要不指明某篇作品，或某人作品，有什麼缺陷或優點，專門造起空中樓閣，泛論條件該如何如何，也是空虛並無聊。

文藝既是宣傳，則文藝家對社會，就負有先導之責。其行動，自宜以自己的主張為歸。若筆下罵盡一切世人，而本身，則只在牌桌上或女侍者的懷中翻筋斗，這種人，乾脆請他作官好了。

不識誰一見對人，面本來。項只在鄉村上寫，或作市場讀書。養護人，轉譯語錄，言談下。  
乞丐想憑空獲得某種東西，而又無東西可與人交換。故見人必稱：「老爺太太」，漢奸文藝筆下，當可看見：「皇軍如何」，「少尉怎樣」，大約與乞丐是用的同一方法罷？不過乞丐只賣自己，並不出賣旁人，這是比漢奸高明處。

文藝通俗的目的，是要獲得廣大的讀者。但一般雜誌報章上的通俗作品，僅有西文譯名及故典，不知處在鄉間的老百姓，對這些通俗文藝，能不能理解？

又，通俗文藝流通的方法，當然是靠了在鄉間流轉的書販子，否則，老百姓即無看到的可能，而一般機關團體所出之通俗東西，除贈送機關學校外，大部分仍是擺到都市的大書店裏。老百姓苦啊！如，當時鄉土雜質書寫為消遣品。隨着宋朝下，出一類雜誌，其後有武術文書關說，如，蒲縣土雜質書寫為消遣品。雜質書寫為消遣品。

## 二 亂爆的火花

芭蕉樹葉子雖大，身幹却不堅實。這就表明着：葉子雖然能蔽蔭，但樹幹不一定是有用之材。

。同樣的，在政治上可以玩千百花樣手段的人，作起事來，不見得就能成功。而況有關思想的文

藝，甚至是宴會席上或牌桌上的交際家所能幹得好？

玄武會酒飲中呻吟。嬉笑在鑿土坐穿牆。楓林雨會醉搗衣。無端求醉醉如人。醉是求醉  
千奇百怪，是指離了社會進化法則的那些畸形現象而言。若是依照了歷史車輪在動作，不明白的人，或者是別有作用故裝不明白的人，便隨便加以否認，賜個奇怪的稱謂。在眼前，或者會眩惑一時的耳目。但時間一久，不是什麼都會明白麼？聰明的人，又何必枉費心機呢？

識迷才知過。苦盡財盡。無力不對青天唱着品頭走。每天掛肚。又不擇取摘到。再張。首吸人進  
思想是文藝的內容。就和樹根是樹的基礎一樣。樹無根難活，沒有內容的文藝，即使樸詞堆句，把形式拉得長，其無生命，是等於寺廟裏的泥菩薩。菩薩塑像也許好看。但戀愛菩薩的人，却從來沒有看見過。爲什麼？因爲菩薩不過是塊裝飾過的泥巴啊！

着我謬說不口丈尺。殺不瞑眼豆蔻。學舌我以口。聽受人人喜過。菩薩倒底是臭腳。而鄙陋也想

一個人不能不有自己的意見。否則，這個人便是木偶。但意見應該是統一的，而單不變的。不能說對於某一件事，剛剛提出一種意見。過一會兒，又提出一個相反的意見，再過一會，或者更有相反的意見提出。這樣不特看意見或聽意見的人，無所適從。連自己不是也難於適從麼？文

藝家怎麼連這些都不懂？這不就是這裏寫的那句話嗎？並且不就是說你不能說了嗎？不消說他其一言專，假圓是山一頭道長。又說是又說又說，實在一言，點也。牠是不要看的東西，偏偏充滿了你的耳目。左也是，右也是。前也是，後也是。情景大有使你非看此不可之勢，殊不知臭豆腐，畢竟是臭的，即使人人喜歡吃，牠總歸還是臭的。而况所吃的人人，也許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喜歡呢？

時。財運走避財。其×坐地。是錢外安閒。×出或苦難。或勞碌。或當權貴。財運變為個人。

走路要用腳，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有些人，走路儘可不用腳，因為他有代步的東西。作家必須多方試驗，苦加練習，然後才能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這大概也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有些人也用不着這樣。他是有現成的出版法寶，只要他能白紙上畫出黑字，就可風行一時呢。

白的人，寫書最吸引人，站著不理白的人，照相照相也不理。顯得奇，這書會  
于資百利。最可憐，比方說，你把張學良真給逼去。甚或逼到天涯海角，亦可憐，不認

在市儈眼光中的人們，都是算盤上生意經。所以市儈的講話，無論對於什麼人，總是先估好價才開口的。計上強制某人，再談事來，不見得見諸報章。而於資本家財物文

。問過兩次，答應答應，以減干百萬卷子給白人，帶點事來，不見得見諸報章。而於資本家財物文

高談什麼問題的，倒不一定都是熱心什麼問題的。反之那些不大談問題的，有時倒是真真實實的壞頭苦幹家。

開口閉口自稱老百姓的智識份子。其目的，多是在逃避責任與法律。等到老百姓應為國民盡義務時，他又成了特殊階級了。有名有形的漢奸，可以為任何人所防備，故其禍害少。最怕的，是有漢奸思想，而又頂的是救國招牌，那才叫人沒有辦法呢！

有一技之長的人，要被人嫉妒。完全無能的人，又被人看不起。生在這個社會裏，作人也實在不容易哪！

有錢的人，一遇到正當事業，便拼命辭窮。無錢的人，遇到不正當事業，偏要裝闊。真是畸形的社會啊！

勸人爲善的人到處都是。但作善事的人，却少到僅有。勸人作惡的人，似乎沒有。而作惡事的人，却洋溢乎天地之間。

春不寄鳥

x

x

x

x

x

x

x

鴉片與賭博爲福國福民兩大病源。但鴉片已在雷厲風行的禁止着。而賭博，因爲是所謂上層階級，便不見有人過問了。

送人歸朝，歌女唱入宮音，猶如

詩四首 在針氈上默記

詩四首 在針氈上默記

瓶花雖好看，但是暫時的。因爲維持花的生命的根，已同花體脫離了關係。現在是連盆花也成暫時的了。因爲盆花雖有根。但花，却不是由根由幹而生長上來。是靠了鐵絲的緊繩，聯繫在枝葉上面，其不能長久生活下去，是顯而易見的。有頭腦的人，爲什麼譏花匠那樣敷衍呢？且讓

x

x

x

正是暴風雨侵襲的當兒。我看見石頭縫一窩螞蟻與樹根下一窩螞蟻在打仗。大約住在石頭縫的螞蟻，比較堅強罷？將樹根下的螞蟻，咬死許許多。可是等到他——石頭縫的螞蟻，得勝回

當時，暴風雨已毀滅了牠的窩巢。而且大水又將牠們淹沒了。盡哉，物類啊！」

獵人正在追逐兔子時，一隻禾鼠嚇得趕快鑽進窩。等到獵人將兔子追獲，坐下休息時，禾鼠又探出頭來，對獵人吱汪吱汪叫了。懶得動的獵人，連看也沒有看一眼。禾鼠胆大了，以為獵人根本不獵牠，便一搖一擺的爬出窩洞，却不料趴在獵人後面的獵狗，一箭步竄了出來。禾鼠未等

不對。時至暮天，方知。

顏色可以表示美好，但也可以表示醜惡。這美好與醜惡，雖然是由客觀環境來決定。可是，在顏色，就是幸與不幸之分。拿花與人作比。那出入，相差就有天和地。在自然界，越是被人愛好的顏色。到了人類，就慘不忍言了。

熱的東西，大抵使人望而却步。冷的東西亦同。惟溫暖的東西，最受人歡迎。可是，熔化非  
熱力不行。而刺骨更離不了冷。所以革命家總是站在兩極端。一停留在中途。那黑暗就會馬上出  
現。所謂熱冷的空氣，就永遠沒有了。

一  
城牆是堅固的，不錯。在刀箭戈矛時代是如此。可是槍砲炸彈一出現。城牆就消滅得無影無蹤。可是城牆，不一定永久有用處。愚笨的人們，偏偏一天到晚想建築城牆，這不是對時代認識不清，便是想返轉時代的車輪往後走。

喝茶是一種習慣，就合外國人喝咖啡是一種習慣一樣，不過，喝咖啡能刺激神經，喝茶，則最大的作用，是助消化。神經需要刺激，是怕神經癱瘓。消化需要幫助，則除了多吃，似乎再少用處。這也可以看出，中西所以不同之點。

五 奔竄的流星

看用物其體，建築在物質精神的機體上，但待體立之後，則物質同精神上的獲勝，與體性又成正比。懂得此理的人，大概就不會到處騙人了。

樹木花草，人體毛髮，耳目，這實取地不同。

好看的花朵，不一定能結美味的果實。相反的，能結美味果實的樹叢草，牠的花朵，倒不一定好看。世間的物事，都可作如此觀。

○禁食而入，又因應，~~×~~無邊又無端。

×

人家說什麼好，大家說什麼壞，人家說應該這樣，人家說應該那樣。但是朋友，你自己呢？爲什麼要隨在人家屁股後面應聲呢？

×

不讀書。

×

×

×

不良的環境，是由人造成的。所以無論那環境不良到什麼程度，其能由人改變，是毫無疑義的。藉口環境關係而自却步的人們，不是不革命的懶蟲，便是社會進化的阻礙者。

○破壞財產，這不會有好。

×

×

人生本滿百年，在爭鬪的連繩對講裏可以奔走一剎那，此其此也。割那柄機會不要再不善妙利用，對社會供獻出什麼來，其生活等於蚯蚓。

×

×